

書評：柯嘉豪《器物的象徵》： 佛教打造的中國物質世界（三）

張晏菁

三、第三章〈功德〉

滌除罪障，集聚福德資糧，離苦得樂，是佛教修行者主要的實踐方式，做功德、布施、善行可謂是佛教基本的「功德觀念」。本章柯嘉豪教授從「抽象概念對物質世界進行塑造的潛力」，談佛教功德觀念對中國物質文化發揮的影響。其次，從可以帶來功德的「器物」及出土文獻案例深入討論，延伸出僧眾、一般人如何做功德，得到利益後的迴向對象，它的回饋機制、爭議等問題進行整體剖析。

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種善因得善果，是業力說的基礎。「不論是今生的苦樂，還是來世的天界或地獄，個人的造化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今生或前世行爲的道德性；也就是說，命運取決於個人所累積的功德。」（頁二〇二）

佛教修行者對於自身要謹守戒律、老實修行，跟外在世界的連結可透過「布施」來累積功德，而功德的多寡來自施捨的動機是否清淨虔誠。至於施主該如何布施，據經典所載，「為僧伽建寺院、為寺院置辦器具、以食物供養僧尼，以遮雨衣施予僧尼，以藥物施予僧尼，鑿井、為行人建旅舍。」此外，種樹、造橋、造佛塔、印抄經典、圖像、捐獻寶石來莊嚴塔像，都是常見的布施器物。

完成布施後，施主獲得自己的功德，得以迴向給親友、自身，或擴及一切有情。作者引用佛典的記載，提出功德的回饋方式與計算不得而知，似乎宇宙有其自然的理序，不可否認的是製造功德是一件迫切而實際的事。確實如此，業果法則是極隱蔽分，如何運行是用任何推理都無法了知的，除了聖言量的依據，否則完全無法

了解。

接著將焦點轉到書籍、寺院與橋梁，三種受到功德觀念引導的器物，以及其在物質文化史上扮演的角色。

（一）書籍

柯嘉豪以「書籍崇拜」來指稱抄寫、書寫或印製佛經能獲得功德的信念。在重要的大乘經典如《金剛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中都極力稱揚抄經的功德，亦即書籍不僅是知識來源，也作為一種物品和禮拜供養的對象，應敬視如佛。

至於抄錄書籍內容，在文人讀書過程中是必備的技能，既能閱覽，又能研讀、記誦及習字。依此轉換成抄寫佛經時，信眾的誠虔心態也表現於其中，許多資料都記載古人如何在抄經前焚香、沐浴、更衣，甚至持齋之後才開始下筆抄經。最能反映抄經神聖性的就是以自己的血液來抄寫佛經，如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師，亦在自傳中記述自己血書《華嚴經》的經過。（頁二二一）

在這一節作者以史上被抄寫最多次之一的《金剛經》為例，考察中國如何接受抄經獲得功德之引證，而注家卻不重視抄經的觀點。柯嘉豪提出「《金剛經》的：：注家肯定對功德回饋機制感興趣，但他們並未重視抄

經可造功德這一點。在充滿艱深玄妙義理的經文中，如此直白的經句自然無法引起注家的興趣。其他一些卑學淺者則會留心到此段並將其付諸實踐。這些都收錄在許多中古時期被講述、記載和流傳的神異故事裡。」（頁二一五）不過，許多佛教經典都勸勉信徒勤抄經書以獲得功德，加上許多相應的故事流傳，使得靜心抄經成為常見的佛教修行實踐之一。

其次，抄經的動機和目的是什麼，由誰來進行抄寫，也成為另一個問題意識。一般來說，動機多為祈願，功德則迴向現世及前世父母及一切有情是常見的典型。在現存敦煌的《金剛經》抄本，「其題記常帶有願文，說明寫經或僱人抄經的目的。通常題記的結尾是一段公式化的願文，將所造功德回向給委託人、親眷和一切有情。」（頁二一七）作者認為迴向給一切有情比較像是固定的套語，心態也十分慷慨，雖然真實的目的都在自身或親眷的祈福之上。比較有意思的是，不只是佛教徒、僧眾才抄寫經書，各色人等，無論是高逸之士、皇室妃嬪、還是帝王，都冀望通過抄寫佛經來做功德，從中古時期，這個觀念就開始風靡全中國。（頁二一九）

抄經者對於經典的恭敬承事照理說是虔誠的表現，然而有些人為了能快速獲得利益，經濟條件也允許，便

會僱人來抄經，然後把功德迴向給祈願的對象，讓神聖性頓時成爲經濟交易的手段。作者甚至說出重話，提出「這些抄本與其說是被閱讀過的佛經，不如說是功德授受交易後留下的收據。」（頁二一七）

對於這些近乎交易抄經功德，開始有了產生質疑的聲浪，時至晚唐，禪宗將文字質疑發揮到極致，據史傳記載，禪宗僧人焚毀佛經，即使是最受尊崇的經典也不放過。這樣的行爲在佛教徒中並不常見，最終對於佛典的流通量沒有明顯的影響，不過，對於經典的態度倒是影響了佛教作家，「他們在表面上都表示同意佛經無法完全表達佛法的精髓。」（頁二二三）

值得一提的是，柯教授提出「在漫長的中國印刷術史上，幾乎所有的最早或第一都與佛教有關。」（頁二二九）佛經抄寫改變了書籍傳播的方式，對中國物質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。原先中國並沒有紙張可以書寫，從動物骨頭、葉片、簡帛到紙張的媒介演變，大量抄寫佛經的驅動力推動了印刷術的產生。作者提出：「如果短時間內就能印出成百上千的《金剛經》，而且成本比手抄的還要低，人們當然會傾向使用印刷術。」而前提是，佛教供養者並不認爲印刷大量經書會減損功德，反而印得愈多，功德就愈大。（頁二二八）總之，佛教在

中世紀的書史上發揮並持續影響書籍的發展，不論是善書的大量印製，還是當今紙質及數位佛典的製作。（頁二三四）

（二）寺院

佛教寺院在地圖上是重要的地標，在中國景觀上是固定性的存在，由於古來寺院多用木製，因此易於毀於天災人爲之禍。另一方面，隨著佛教勢力的增長，佛寺的擴張不計其數，難以被確切計數，而佛寺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則是無可取代。這一節作者引用北魏楊銜之所撰《洛陽伽藍記》作爲引述之典籍，描述寺院成爲中國物質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伽藍代指佛寺，《洛陽伽藍記》是一部集歷史、地理、佛教、文學於一身的名著，在《四庫全書》將其列入史部地理類，書中歷數北魏洛陽城的佛寺，分城內、城東、城西、城南、城北五卷敘述，對寺院的緣起變遷、廟宇的建制規模及與之有關的名人軼事、奇談異聞都記載詳核。與酈道元《水經注》一同，歷來被認爲是北朝文學的雙璧。¹

柯教授原本冀望從書中搜尋到關於寺院生活及佛教義理趨向，卻徒勞無功且鬱悶難言。但對於楊銜之將寺

院當作記憶的寶庫，聯結許多不尋常的故事，像是凶殘的叛軍領袖把人馬駐紮於寺內等記載，作者仍是從中提出自己的觀點——在更日常的意義上，寺院聯繫著種種景物、氣味、聲音，無論它們是否能被我們視為佛教事物。在前現代的中國，很少有別的建筑能夠在公眾生活中如此高度地融入社會之中。（頁二二七）

「佛寺乃功德之源」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佛經，前揭七種做功德的善舉，前兩項即是建造並莊嚴寺院。在印度的淵源中，相傳最早的佛寺用地是頻婆娑羅王在佛陀證悟後不久所捐贈，其與僧眾的福祉和弘揚佛教有關之外，也表示國君因此得到抽象意義上的福報。（頁二三八～二四〇）

許多中國佛寺是由饒富資財之人捨宅而建，某種程度也解釋為何中國佛寺以中式建築為主，因其原為民宅，故無法完全改建成印度式風格。修建寺院除了能為先人追福，也可以減輕自己所造的惡業。不過，如同抄經一樣，作者也提出質疑——「向寺院饋贈房舍與田地，被視作改變自己命運的有力武器，無論自身或親眷過去造了多大罪孽，皆可以金錢償付。」（頁二四三）因此，施主的捐贈心理實際上很複雜，不可否認的是對佛教的虔誠，但有些人確實把興建和修繕寺院變成獲得名聲

的方式，像是名字被刻在牆上、石碑上，向眾人展示。然而，質疑的聲浪並無法影響佛寺的增長，此因「向寺院布施得以滿足施主的諸多需要，從承擔社會責任、表達家人間的情感、減輕對死亡的恐懼等等，不一而足。」（頁二五一）

（三）橋梁

作者提出了橋梁和佛教實踐有緊密的關係，確實讓人略感意外。在佛教歷史上，造橋是一種「福業」，在《福田經》、《增一阿含經》上都有記載。不同於佛像，橋梁不能供人膜拜，對教義傳播的作用微乎其微，也未必能為僧眾帶來好處。那麼，佛經中為何孜孜不倦倡導造橋？除為個人積累功德，背後的驅動力純粹出於慈善，造福路途奔波之人，免除身涉險灘之危。在中國，橋梁則是慈善、悲憫和善政的象徵。（頁二五五～二五七）

橋梁和佛教最直接的關係是，許多僧眾會負責造橋的募款、橋梁設計與工事。具體而言，僧眾無家累，被視作物欲淡泊，此亦是他們能夠為公共事業成功募款的原因之一。其次，「僧人也會因為自身信奉的慈悲和功德信念投身到造橋事物之中。」（頁二六二）「善舉必

將通過佛教的功德機制獲得回報，而造橋就是此類善舉的一種。」「更確切的說，佛教的功德觀念——尤其是通過造橋積累功德的觀念——已經成爲人們參與公共建設和慈善行爲的一個常見因素。」（頁二六八）

綜言之，人們接受佛教的功德觀念進行布施，不論是虔誠、不虔誠的複雜心理，都無法得知善舉帶來的福報是如何計算回饋的方式，可以理解的是，它至少提供了自我對命運反覆無常的依靠，或祈福於將來，或釋愆於既往。（頁二七六）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. 《洛陽伽藍記》，詳見維基百科，網址：<https://reurl.cc/dXzV08>。

教 訊

台北章嘉大師紀念堂開光大典

【本刊訊】「章嘉大師紀念堂」開光大典暨章嘉大師紀念堂常設展，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蒙藏文化館登場，首次公開

展示上千年藏傳佛教歷史文物，包括宗喀巴大師牙舍利、第七世達賴喇嘛髮舍利等，都是難得一見。

「章嘉大師紀念堂」開光大典，全程遵循藏傳佛教儀制進行，由文化部長李永得獻上蒙藏特色供品如哈達、奶干及烏雲柏夫（油炸果子）等，場面殊勝莊嚴。

李永得致詞表示，章嘉大師一九四九年移居台灣，是少數藏傳佛教到台灣定居的活佛，且在台灣擔任過中國佛教會理事長，一生在弘揚佛法，對於佛教貢獻非常大。蒙藏文化中心近年爭取經費整建大師紀念堂，在整理發現大師佛龕時，找到許多珍貴文物，驗證章嘉大師的遺書中所寫「上輩所遺法寶法物」，經蒙藏文化中心整理後，共有包含藏傳佛教重要高僧的牙舍利、髮舍利、法衣布片及古噶秋旺伏藏師掘取的普巴杵（寧瑪派五大伏藏師第二位）等四十八件，其中部分文物距今約有上千年之久，文化部現已同步依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等規定進行文化資產審查事宜。

文化部也希望藉由這次章嘉大師紀念堂的重新整裝，讓大眾更為瞭解章嘉大師在台弘揚佛法的歷史，呈現台灣最珍貴多元的文化價值。

文化部希望藉由這次章嘉大師紀念堂的重新整裝，讓大眾更為瞭解章嘉大師在台弘揚佛法的歷史，呈現台灣最珍貴多元的文化價值。